

劍玄錄

臺灣●古龍
著



第一冊

九洲圖書出版社

I247.58
56/1

臺灣●古龍／著

劍玄錄

第一冊



(京)新登字 309 号

剑玄录(1、2、3、4)

【台湾】古龙 著

出版者 九洲图书出版社
西城区丰盛胡同 19 号
(邮政编码:100032)

经销者 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 保定市顺兴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 830 千字 38.875 印张 8 插页

版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 000 册

书 号 ISBN 7—80114—004—4/I·4

定 价 25.20 元

明月如画。

荒凉的山道上，绝无人迹。

一切静悄悄的，好似这世上只剩下一轮盈月与一座荒山，别无他物，山风缓慢地吹，静静地吹……

这里真无人迹吗？

不！

在那平广的山顶上，却端坐着七个人，他们没有一个人作声，如同七尊石像，纹丝不动。

这七人分两边坐着，一边坐着六人，另一边相隔一丈仅坐一人，良久，才见那人首先动了一下身子。

敢情这七人全部脱了力，那一人虽然能动，还无力撑得起来，他缓缓睁开眼，轻声的叹息一声。

那人面色甚白，在月光照耀下，显得毫无一丝血色，年龄约在七十上下，看他脸上满布的皱纹，当知他经历风霜的侵蚀，奇怪的是他年纪这么大，面上却无一点胡须。

另六人正好与他相反，面色呈现老年人应有的褐色，颏下个个都有一大把灰白色的胡须。

再过二刻的时间，那白面无须老人道：“诸位觉得如何？”

足足过了二顿饭的时间，另外六个老人有五位同时间睁开眼，另一位没有睁开眼的老人道：“我无目叟今天总算服了你了！”

一位坐着虽然驼背弓腰仍比别人稍高的老人道：“为何要服他，还不是两败俱伤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苦笑道：“两败俱伤，果是两败俱伤，我你这

样忘死拼斗，何苦来哉？”

一阵山风吹过，一位老人右手衣袖随风飘荡，一看便知这老人残了右臂，出一大声笑道：“既怕如今，何悔当初，二十年前你将那一剑公开，不就得了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之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道：“二十年前我说那话，今天还是那话，只要你们胜得过我，自会将那一剑公开，可惜二十年来，怪你们自己无能，哼！哼！我看再过二十年，你们也还不是我的对手？”

一位老人霍然站起，只见他右脚独立，左腿全无，他虽站起，摇了两摇才拿住桩。白面无须老人叹道：“想不到名闻天下的‘铁脚仙’缺腿叟今天也站不稳了！”

缺腿叟气得怪声道：“你别讽刺我，今天你也没讨了好，别说二十年后，我们六位只要互传一剑，一个月后便可胜得了你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大笑数声，潇洒站起，看来毫无失力的样子，六位老人齐皆失色，因从他站起的风声与神态看来，显是功力全都恢复，连‘铁脚仙’还输他一筹！

白面无须老人笑毕，扬声道“二十年前你们便说互传一剑，结果如何？我想二十年后，诸位还是只会一剑吧！”

无目叟慨叹一声道：“我们谁也不肯将自己仅会的一剑传出去，看来二十年后果真还不是你的对手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道：“你们自己不肯将剑招传出，却要逼我将剑招公开，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你们想我会这样做吗？再说天下那有这等便宜的事！”

驼背弓腰老人缓缓站起，慢声说道：“谁叫你多会一剑，海渊剑法共八招，我们六人各会一剑，只有你一人得到两剑，你

若将一剑公开，大家都会两剑，天下不就太平了吗？”

白面无须老人一声凄厉长笑，历久不绝，好似要把自己胸中的积痛，全在这一笑中吐出，好一会他笑得脸色微变，才慢慢止住，这一些微的变化，教另二位未作一声的老人看得清清楚楚。

隔了一会，白面无须老人调匀胸中的真气，才狠狠道：“我比你们多会一剑，可知这一剑我以多大的痛苦代价换来的，每当午夜醒来扪心自问，以终生的痛苦换来一剑，是不是值得呢？这一剑害苦了我一辈子，我会将它轻易传给你们吗？我会将它轻易公开吗？”

六位老人脸色黯然，他们都知道‘痛苦’二字的意义，因他们本身就受到这二字的缠扰，于是他们都低下头来，心中回绕那一句话：“以终生的痛苦换来一剑，是不是值得呢？”

一朵乌云遮住明月，大地顿时黑暗下来，七位老人只能微微辨出彼此的面貌了，缺腿叟轻咳一声道：“今年又是白白比斗一场，二十年了！二十年了，然则就是再过数十年，我们也不能让有人在世上强独会海渊剑法两招，除非直到死去，大家不会消除再斗之心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冷冷道：“你们若不能胜我，就是我死去之时，也不会将剑招公开，我宁愿与它长伴而去，也不愿将那绝学白白长传于世！”

无目叟叹道：“何必如此！武学一道如吸食火烟一般，越陷越深，你将一招传给我们，满足我们的欲望，让大家都会两招，我们也不会再以有限的余年来和你争斗了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不屑的道：“废话！废话！江湖上堂堂有名的七老之一——无目叟，竟会说出这样幼稚无耻的话，可笑

呀！可笑呀！”

无目叟被他讽刺得呐呐半天，说出一名争辩的话。

缺腿叟大声道：“看来我们明年今日再见了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豪声道：“明年今日当再奉陪！”

二位没作声的老人其中一位打打手势，另一位突道：“哑老的意思，各位若想多活几年，明年之约还是取消的好！”

他功力显是最强，到现在还未恢复，故而说话的声音十分弱小，被山风一吹更是模糊不清。

缺腿叟道：“哑老，聋叟说什么，叫他大声一点！”

残臂老人坐在聋叟旁边，听得清楚，将聋叟儿的话重复一遍，众人都知哑老医道精湛，驼背弓腰老人不解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哑老向聋叟打了几下手势，聋叟提起丹田之气，尽力大声道：“我们今日一拼，表面看来大家似是无妨，其实大家都受了极重的内伤，假若再为明所之约努力习练，病势复发，不用一年，大家别想再见面了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点头道：“此话不错，喻某自觉内伤不浅，没有数载之功很难复原！”

哑老连比几次手势，聋叟冷然道：“你看来复原最快，其实受伤最重，没有十载之功无法复原，哑老说：为我们大家着想，也特别为你着想，下次之约，在十年之后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你们还怕我死去，因而绝学失传，十年后喻某纵然死去也会有一人身怀海渊剑法两大招前来赴约，只是十年后，我看你们仍是无法胜得了我！”

残臂老人不服道：“假若能胜了呢？”

白面无须老人断然道：“喻某不但公开一剑，干脆将两剑

全传给你们六人！”

缺腿叟傲然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十年后我们六人比你还要多会一招啦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冷笑道：“你们一定胜得了我？”

驼背弓腰老人笑道：“这可说不定，目前讲来，哑老说你受伤最重，十年后敢保不败！”白面无须老人大声道：“倘若十年后喻某胜了呢？”

无目叟凝重道：“为示公平起见，十年后我们不胜反败，各将一招传你！”

“君子一言！”

众人商议一会，连哑老也随声道：“驷马难追！”

要知七老皆是武林名重一方的奇人，说出的话自然算话，这一约定势难更改！

残臂老人道：“我们若有不幸，亦当有人身怀一剑前来赴约！”

白面无须老人抱拳道：“就此说定，喻某告辞！”

说罢回身而去，缺腿叟大叫道：“慢走！”

当乌云飘去，明月重照时，这山顶上再无一人，恢复了荒山原有的寂静……

原野上只有丛生的林木与广阔的空间，四望无人。

天边本是一片浅蓝色，霍而飘来一大群乌云，跟着隐隐的雷声轰轰响起，天变得真快！

当漆黑的乌云越聚越多，大地渐渐阴沉，看来好像是入夜的时候，其实才是中午的时分。

一声巨雷暴响，响音震撼长空，在那余音缭绕之时，豆大的雨点滴滴落在干燥的土地上。

又是一声更大的雷声，挟着倾盆大雨，犹如万马奔腾直掠而下，其势甚为骇人。

第三声雷声响起时，天空数道闪电交互闪出，顿时黑暗的森林中时而如同白昼，时而如在深夜……

于是雷声如同响炮轰隆轰隆，响个不停，宇宙好似濒临毁灭的边缘，顷刻间就要天崩地裂……

当一道闪电再度照亮森林之际，可见林中奔逐着三条人影，前面一人左手垂着宝剑鲜血从肩上湿透到裤下，半个身子成了血人儿，他披头散发不顾自己的伤势，没命的逃着。

后追二人手指白骨做成的怪剑，身子长得一般的高瘦，样子好像两具活动骷髅，看来十分的骇人。

左边那人大叫道：“姓芮的！今天让你逃掉，‘人魔’柯轻农是你养的……”

右边那人跟道：“乖乖跟我们去见堡主，再逃被我‘地魔’那印远抓着，叫你遍尝地狱十八刑的滋味……”

任凭他俩如何恐吓、叱骂，前奔那人只有一个意念：逃！

逃！逃！……

他这时已辨不清东西南北，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求生的欲念充满他的脑际，他晓得被抓着便是死刑，现在他明明既已精疲力尽，但腿下双脚仍在不停的搬动，他仿佛忘了体力的极限，更忘了自己不轻的伤势，就是前面是大海、是悬崖，也毫不考虑的奔逃过去！

闪电逸去，林中顿时漆黑，不辨五指，后追两人全凭灵敏的听觉追踪前者，如此一来大大影响他俩人的行脚，若非突然的天气变化，前者早被他俩人捉住了。

奔出了森林，霍然失去了前者的奔跑声，他俩赶紧停下脚步，用尽听力探测前者的所在。

这时大雨“哗啦”“哗啦”的下，他俩只听到雨声，再也听不出一点脚步声。“人魔”柯轻农急急道：“二哥，别真给那小子逃掉了！”

“地魔”那印远坚决道：“这小子中了我一剑，逃到这里已是奇迹，一定躲在那棵树后，等下个闪电亮起，谅他再也逃不掉！”

雨势丝毫不减，他俩的衣服早已湿透，只见他俩如同两支大猫，用出全付的精神去捕捉一支将要到手的小鼠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再一个闪电仍不见亮起。

“人魔”柯轻农已有点沉不住气，手上的怪剑不停的挥动，暗道：“倘若那小子不在附近，傻等在这里，那真是一头大呆鸟了啦！”

“地魔”那印远外貌沉着，心中也不安静，暗道：“真叫那小子逃掉，回去怎好向堡主交待？”

霍然一道闪电亮起，把整个天空照得不下白日，人魔突然

大叫道：‘在那里！在那里！躺在那里！’

那逃逸的人原来就躺在他俩身前三丈处，敢情他已昏死过去，身子一动不动，连呼吸的声音也微弱得使他俩人听不出来。

“地魔”那印远大笑道：“好小子！看你还能逃不？先砍下你这双能逃的脚！”

说着，一剑飞快砍去。

就在此刻闪电逸去，蓦听一声凄厉的惨叫。

“人魔”柯轻农一听不对，急快道：“二哥！二哥！你怎么啦？”

这时伸手难见五指，人魔正在奇怪，忽觉肋下一凉，鲜血立时泉涌而出，他大大吃惊，因这一剑刺来，他竟丝毫不觉，若这一剑刺在心窝中，岂不马上报销！

只听一个其冷无比的声音道：“还不快滚！”

“地魔”那印远颤声道：“三弟我们走，今天让裁啦！”

雨势渐小，一阵脚步声后，良久不见动静。

忽然一道红光亮起，只见一个身着玄色长衫的公子拿着火光直冒的熠子，冷冷的站在那里，光亮照在他的玄色长衫上，耀出奇异的光彩，那长衫的质料说丝非丝，说绸非绸，但一眼便可看出是非常高贵的物品，看啦！刚才下了那么一场大雨，他的身上竟然没湿。

他持着火熠子照照躺在地上的人，看那人满身是血，八成是死了，不由皱着眉头暗道：

“救一个死人干么？”

他转身欲走，突见那人微微一动，当下蹬下身子伸手探去，这一探发觉那人脉搏十分微弱而且跳动得不正常，显是身

中巨毒，虽然尚有一口气在，离死亦不远矣！

他摇了摇头，缓身站起，但当火光照在那人的脸上，他的脸色突然惊奇万分，身子不由赶忙蹲下，举火仔细照去。

越看那人越和自己相似，只是瘦弱一点，就连身材，高矮亦和自己一样，除了装束以外，这人如同自己的影子，无一不酷似十分！

他本是惊讶，继而念头袭上他的脑际，惊讶之外心中窃喜，暗道：“叫他装成自己，谁也发觉不了！”

有了肯定的念头，他再不吝啬，从怀中掏出一支锦盒，盒中分两边隔开，一边中红色的药丸；一边是白色的药丸，他将白色的药丸取出一粒，给那人服下。

那人服下后，身中巨毒片刻即解，悠悠醒来，吐出一大滩黑水，才完全清醒。

然后站起，一抬头，见丈外站着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但可确定不是敌人，于是抱拳谢道：“在下芮玮，承蒙阁下恩救，敢问高姓大名？”

玄衫公子冷哼一声，骄傲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芮玮遵命跟在他身后，离开这片森林地带。

雨完全停了，乌云渐散，阳光探出云头，大地顿现光明，这场奇怪的天气变化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芮玮肩上剑伤甚重，走了一阵鲜血又慢慢渗出，玄衫公子装作不知，忽然加快步子奔跑起来。

芮玮咬住牙根，紧跟在后，他的性格倔强，请求的话绝不肯轻易出口，奔了一阵，肩上的流血将整件长衫染红大半。

玄衫公子奔到一个路亭内，才停住脚步，站在亭内冷冷的等着芮玮奔来，这时芮玮落后在数十丈外。

芮玮尽力奔到亭阶，奋力道：“恩公有何吩咐？”

这六字说完，他便再度昏眩过去。”

玄衫公子冷漠的把他抱到亭内石椅上，挥手点了他七处大穴，他又幽幽醒来。

不等他张口说话，玄衫公子递给他一粒红色药丸，命令道：“快快服下！”

芮玮毫不考虑接过吞下，但觉药丸下肚后，立刻腹内滚烫似火，他慌忙坐起，运用玄门内功，将腹内的热气运布全身各处。

数刻后，他的周身冒出白白的蒸气，汗水从额间滴滴渗出，再过盏茶后，他自觉全身精力充沛，和未受伤前没有两样，不觉内心感激万分，睁开眼即刻恭揖道：“阁下于芮玮恩同再造，不但解除在下身中骨剑之巨毒，尚且恢复功力，此恩芮某有生难忘！”

玄衫公子不经意道：“哦！刚才追你的两人是黑堡双魔吗？”

芮玮恭敬道：“正是‘地魔’那印远’、‘人魔’柯轻农。”

玄衫公子漫然道：“你也不用太感激我，我用世上两颗灵丹救你，倒有一个条件，待这个条件你做成了，你我恩惠不必再记心上。”

芮玮仍是恭敬道：“恩公有何吩咐，但请指示！”

玄衫公子道：“我要你化装成我的替身。”

芮玮心中一愕，抬头仔细看去，天呀！面前这公子竟和自己一般模样，当下惊异万分，不知他为何要自己化装成他的替身？

玄衫公子冷冷的道：“我不叫你做什么难为情的事，只要

你到我家去，住上一年半载。”

芮玮舒口气，他还真怕玄衫公子要自己做违背良心的事，未想到竟要自己做如此轻而易举的事，心中虽是十分奇怪，却也不便再问。

玄衫公子知道他不会反对，从怀中掏出一本小册递给他道：“这册内记载我家中一切，你仔细背着，当不会出什么差错，现在你且跟我模拟一下动作。”

芮玮天资聪慧，一个时辰不到便把云衫公子的动作学得维妙维肖，只有嗓子天生不一，很难学得像。

玄衫公子的声音比较尖锐，这点还不是大破绽，因芮玮的嗓子沙哑一点，病后一个人的嗓子都会变一点，伪装大病初愈，就看不出毛病了。

一切交代清楚后，玄衫公子傲然道：“我看你的功夫差得很。”

芮玮红着脸道：“恩公武艺高绝，在下正怕这是最大的破绽。”

玄衫公子随意道：“我且传你三招，你将这三招练熟，我家的人便不会怀疑你是伪装的。”

芮玮正要道谢，玄衫公子一转，尖声道：“第一招‘惊涛拍岸’！”

但见他双手交互拍出，掌风阵阵涌起，声势之大正如大浪冲击岸崖一般。

一招施完，玄衫公子跟道：“第二招‘滔天巨浪’！”

这第二招声势比第一招更大，满天掌影，四下翻飞，芮玮暗惊道：“这般掌法真是天下罕见了！”

玄衫公子厉声道：“注意啦！第三招‘骇浪排空’！”

只见掌风向上排涌，手掌之变化，出奇已极，玄衫公子三招施完，潇洒停下，双眼上望道：“功力先别谈，你能将这三招架式练成，便成了。”

芮玮见他傲气冲天，瞧不起自己，丝毫不以为意，心中尊他为恩公，仔细听他将三招的巧妙一一说出。

玄衫公子一一比划，直说了一个时辰，才将三招解说完毕，芮玮声道：“请恩公再演一遍。”

玄衫公子无可奈何的演练一遍，暗道：‘他只要学一招，也就马虎算了。’

芮玮抱拳道：“恩公赐教！”

他身形一转，于是乎“惊涛拍岸”“滔天巨浪”“骇浪排空”连环施出，一气呵成，竟无生涩之处。

玄衫公子看得大惊失色，看他这三招学得八九不离十，假以时日功力练成，便不会比自己差了！

芮玮谦逊道：“尚请恩公指正！”

玄衫公子仰望天色道：“没什么大错，我还有急事待办，现在把衣服换过。”

芮玮穿上那玄色长衫，再戴上零碎的装束，顿时也成了一位雍容高贵的公子，他年纪只有十七，本比玄衫公子小三岁，但因从小历经生活的磨练，看来和娇生惯养的玄衫公子不相上下。

玄衫公子换好衣服后，临去时叮咛道：“一切小心为要，到了危急之时，我自会出面。”

玄衫公子去后，芮玮才想到，还不知玄衫公子姓什名谁，掏出那本小册子，从头细看去。

上面记得很详细，先自我介绍家世，玄衫公子是老大姓简

名召舞。

看完后，他不由叹口气，这一次的遭遇恍如隔世，今后的生活将和往昔截然不同，不知是祸，抑是福？

但在目前讲来，避到金陵第一世家，于己是大大有利，否则黑堡眼线遍布天下，性命堪虑。

投到附近旅店憩宿一夜，第二日精神饱满，暗中将册上所载默诵一遍，自认不会遗忘，用完餐后，照预定时间来到金陵“得胜门”外。

午时不到果见城内驰出一架华丽的马车，他站在一颗大柳树下，心中不觉微微紧张，眼看马车越驰越近，驾车的御者已然清晰可见。

他知这御者十余年来名震江湖，性格多疑阴沉，名叫‘血手黑煞’章真命，简召舞曾说若能瞒过他的眼下，自己的伪装便不易被人识破。

马车在芮玮身前停下，只见御者长得黑瘦矮小，那双眸子看来无神的样子，但听他道：‘公子回来啦！’

芮玮装作冷然的神态，‘唔’了一声，‘血手黑煞’章真命走下座，打开车门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最近公子身体可好？”

芮玮暗惊，晓得他对自己的瘦骈起了疑心，不敢随便答覆，不耐道：“噜嗦什么，赶快驾车。”

章真命诺诺应声，没有丝毫疑心，他服侍简召十多年，知道公子的脾气骄傲无礼，毫不为意，倘若芮玮要笑脸回答他的问话，反而要引起他多疑的心。

芮玮坐好，车子即刻飞驰，坐在车中，芮玮看那四周的装饰，豪华富丽，暗道：“仅就一辆马车便可看出，简家不知是多么豪富了！”

再想到简召舞说，每天下午时有辆马车专迎自己回府，心想：“他有半年未回，想是这马车每天都到生胜门外等候一趟，直等了半天，才等到今天一趟。”

想到这里不由暗摇头，觉得这样太骄奢了一点。

半个时辰后，马车缓了下来，前面章真命道：“公子要从那个门进去？”

芮玮随口道：“从侧门进。”

不刻马车停下，章真命拉开车门，芮玮走下一看，眼前是一道高墙，那墙左右伸延数十丈，可见墙内围着一座广大的府第。

围墙四周，每隔两丈有巨柳一株，芮玮停在两株巨柳中间，不敢轻易走动，因他只见高墙，不见侧门在何处？不知是在前，抑在后，若然走错了，定要惹起‘血手黑煞’的疑心，岂有连自己家门都不清楚的道理？

亏好等了一刻，章真命停好马车，快步上前，在自己身侧棵巨柳中间救了一下。

芮玮正觉奇怪，前面一声轻响，高墙下露出一人高二人宽的门户，‘血手黑煞’章真命躬身道：“公子请！”

芮玮暗称侥幸，幸亏自己没有妄动，否则没进门便露出极大的破绽，教人启疑，这点册子上也没说明，只说正侧门各一，未想到这个侧门是如此的隐密！

他从容走进侧门，两个丫环姗姗走来，没等走近，福礼道：“大公子回来了！”

这时‘血手黑煞’章真命已经告退，他不在身边，芮玮大大安心，不觉露出笑容道：“我回来了！”

两个丫环一愣，暗道：“大公子笑起来真俊呵！”